

编者按:张志毅(1937—2014)是我国著名的辞书学研究专家。为纪念张志毅先生在我国汉语辞书理论方面的学术贡献,积极推进当代辞书理论研究与创新,在亢世勇教授的组织策划下,本刊近期将陆续发表一系列专题研究文章。本期刊发仇志群的《张志毅〈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探析》和李仕春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融入世界辞书体系的新尝试》两篇文章。

专栏主持人语:已故著名词汇学、词典学专家张志毅先生的学术著作《理论词典学》及主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理论词典学》是“张先生用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词汇学、语义学的花果,是他精心打磨、奉献给中国新型辞书学的奠基石,是他代表着中国学者交给世界辞书学的一份骄人的答卷。”(李如龙《理论词典学·序》)《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对“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词典如何编写”以及“编写成什么样”的实践和探索。(《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出版说明)为纪念、弘扬张志毅先生词典学学术思想,积极推进当代辞书理论,尤其汉语学习词典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第八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进行了专题讨论。我们邀请多位学者撰写文章开展专题研讨,以期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亢世勇 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主任、鲁东大学教授)

张志毅《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理念探析

仇志群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按照编纂者的定位,《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是一部收录当代汉语基础词汇的汉语学习词典。词典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常用词为收词对象,收录词条6683个。其中大多数为单音词和复音词,也包括少量的语素和短语。张志毅先生一直主张“理念演绎辞书”,认为只有理念的不断更新,才能推动辞书事业的不断发展。《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导,为编写突破《现代汉语词典》模式的新型汉语学习词典,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张志毅;理念演绎辞书;词目;语素;释义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2-0001-08

张志毅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理念演绎辞书,正是理念的不断更新,推动了辞书的不断发展。他指出,当代新理念正在演绎新型的辞书,如“外向的、学习外语的理念,演绎出积极性的学习型词典”“元语言理念,演绎出元语言词典”“语料库理念,演绎出语料库词典”“基础常量理念,演绎出基础词典”^[1]。他主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按词典出版说明的介绍,就是“一部按照国际通行的学习型词典理念编写的中型词典”^[2]出版说明。词典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语普通话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常用词为收词对象,为我们展示出“本词典是对‘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词典如何编’以及‘编写成什么样’的实践和探

索。这种探索是极有价值的,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迥异于《现代汉语词典》的全新的汉语学习词典的样貌”^[2]出版说明。

一、《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词目安排的新布局

现在通用的汉语词典,多音节词目都以一个汉字打头,这个汉字被称为字头。字头有注音,除无意义仅表音节的汉字,大部分字头均列出意义。多字条目要外加方头括号;带头的单字不加方头括号,印刷字号也有所不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不再遵照字头带词的一般形式,只按音序排列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虽然多字条目排在领头

收稿日期:2021-11-10

作者简介:仇志群(1944—),男,山东济南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鲁东大学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的单字条目之下,两者的地位是一样的,等于突破了延续百年之久的以字带词的布局。《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本体呈现出这样一种结构形式:词目(注音—词性)—释义—配例—词义辨析—提示。下划线部分是选择性的,不是每条都必须出现。单字条目的词目化,在通用型语文词典编纂体例上,可以看作是词典宏观结构安排的一项创新。

在词典编纂中,以字带词的条目格局中,字头的性质以及它是哪一类的编排单位,过去并无明确的、一致的说法。刘叔新教授对此有一种看法,认为现有的各种类型的词典,所列出的字头都是“编排和检索词语的枢纽单位。它们尽管也处于词典的编排系列中,本身却是个字。这样的字虽然大多数代表着词,但是也有一部分只代表词素甚至仅仅代表并无意义的音节,因而它们不等同于词典的词目。它们之被称为字头,是反映了它们的根本性质的”^{[3]169}。这段话可理解为,字头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性质,但基本上属于文字性编排单位。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现在采用的是一种新的编排方式。凡例中也不再使用“字头”这一单位名称,讲到条目的收录和安排,只说“多字条目排在领头的单字条目之下”,多字条目不再外加方头括号,与单字条目是同样的出条形式。在这样的条目系统中,不成词的单字或不需要提供语素义的单字,不再出条;很多复合词直接出条,不需要“字头”引领。如“胳膊”“玻璃”“仿佛”“吩咐”“蝴蝶”“啰嗦”“逻辑”“犹豫”等词的首字,都是非语素字,不设立条目,完全改变了字头引领由它构成的复合词的编排格局。有的并不是非语素字,但在现代汉语里语义透明度较弱,属于有些学者提出的“不熟悉语素义”,其承载者在现代汉语里如同非语素字,《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一般也不予立目,如“诽谤”“遏制”“奢侈”“氛围”“赋予”“寂静”“焦急”“焦点”“狡猾”“沮丧”等复合词中的首字^①。

关于语文词典的释义任务,刘叔新教授曾撰专文说明:“普通词典的释义,只在于把所收的词和固定语的意义解释出来,而无须涉及词素的意义。因为普通词典介绍的对象是语言词汇的组成单位——词语;人们要求从普通词典获得的知识,也是词语的意义及其正确的读音和写法。词素并

不用来造句,不是完整独立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其含义一般是不甚明晰的,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它,也很少有必要去了解它。因此,普通词典原则上不必设词素的词目,不必解释词素的意义。”^{[3]174}

但是还有一种意见,不赞成普通语文词典,特别是学习型词典,完全排斥引入语素的内容。王力在为《实用解字组词词典》所做的序中说到:“要了解一个合成词的意义,单就这个词的整体去理解它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个词的构成部分(一般是两个字)拆开来分别解释,然后合起来解释其整体,才算是真正地彻底理解了这个词的意义了。”^{[4]序}

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开始强调语素在词汇学习中的作用。词汇教学中逐渐出现“字本位教学法”“词素教学法”,不少论文探讨词素教学的重要性。吕必松教授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中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把词作为最小的教学单位,一直不太重视语素教学。其实汉语教学中语素教学是一个不该忽视的方面,应考虑把语素作为最小的教学单位。”他认为,用语素义解释合成词的词义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记忆^②。

关于语素(主要指不成词语素)在词汇学习中的作用,以及语素在语文词典中的处理方式,迄今仍无明确的共识。有的学者鉴于词典字头与词目分工模糊的状态,为语文词典提出两种编排方案:一是只立词目,只有当一个字能独立成词时才予以立目(这也是上述刘叔新先生的意见);一是字头与词目明确分工,字头只起联系词族的作用,不作为词目处理,即使是能成词的字头也是如此。对字头,只作为“字”分析,如注音,分析形体构造等。只有词目才释义^{[5]289}。但是,辞书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点是,语文词典对词汇单位的收释不能弃语素(不成词语素)于不顾。从汉语二次成词的合成词构词特点来看,不成词语素在词汇系统

^①有学者把语素义分成熟悉的语素义和不熟悉的语素义两类,由熟悉的语素义组成的复合词语义透明度比较高,容易见词明义。参见高翀《语文透明度与现代汉语语文词典的收词》(《中国语文》2015年第5期)。

^②吕必松教授《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从1992年开始以讲义形式在《世界汉语教学》杂志连载,1996年载完。后汇集成册,内部印行。

中也居于重要地位。有研究显示,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 3500 个一级和二级常用字为范围,按《现代汉语词典》的标注,最后确定汉语常用不成词语素 1860 个,常用成词语素 2058 个^①;前者占常用语素的 47%,这一部分不成词语素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具有较强的构成复合词等复合性词汇单位的能力。了解不成词语素及其在所构成的复合词中的语义贡献,服务于用户词汇学习和应用的需要,是语文词典,特别是学习型词典应承担的一项专职任务。为坚持用户友好的原则,《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采取了单字条目中词义、语素义兼容的策略。单字条目主要是单音节词,但也收纳了少量语义透明度强、使用频次高的非成词语素,照顾到了作为语素的承载体汉字在汉语言文字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汉语词汇系统的构成特点,为建立一个全新的词目系统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

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科学、创新的释义理念和方法

突破一个现有的、已成大势的编写模式,避免过多“内汉化”痕迹,需要多方位的努力,但首先应该在词语释义上做足功课。一部词典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释义的质量,这已成不刊之论,张志毅先生特别重视先进的、科学的理念对词典释义所起的作用,几十年来对学习词典的释义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优化释义的理念和方法。

(一)元语言的运用策略

对于学习型词典,张志毅先生十分重视把元语言理念作为词典编纂的基本理念之一。他定义的元语言,即指“用来释义的自然语言的两三千常用词”,也叫“释义元语言”或“义原”(primitive)^{[6]213}。据《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出版说明,词典以“义细、例丰、元少、用多”为编写原则,“元少”,即释义元语言用词要少。实践证明,采取范围和数量有限的释义用词,运用常用、中性、稳定、基础性词语释义,可避免以词释词、随意选用、循环作解而致释义终端落空的弊端。

限定词典释义用词的数量,在国外经过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20 世纪 70 年代国

外编纂出版的英语学习词典提供了优秀的范例。朗文版英语词典用 2000 个释义用词解释 8 万条左右的词语,并一直保持了这一编写传统。这已成为辞书编纂的一段佳话。

国内迄今还没有真正贯彻词汇控制理论的普通语文词典。几部有影响的语文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7](以下简称《现汉》)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8](以下简称《规范词典》),它们收词规模相近,都在 6 万左右,但前者释义用词为 36000 多,后者也在 4 万左右,基本上是无节制的。

张志毅先生指出:“不同的学习型词典应建立不同的元语言词表,在编写前,要根据收词情况建表,编写后再根据释义情况完善词表。入门级的外向型学习词典以使用 4000 个常用词作为释义语言为好,中级或高级的外向型学习词典用 5000 个常用词作释义词语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多义词,汉语少于英语,所以工具词条多于英语。”^{[6]232}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现收词 6683 个,释义用词在 4200 多个,占收词总数的 63%。释义用词这一数量的确定,也有研究数据的支持。苏新春对《现汉》所有释词进行频率调查和语义分布调查,提取出的《现汉》的高频释词是 4324 条,并认为这批词也可以作为提取释义基元词的基础词。经过进一步的甄别、筛选,苏新春最后得出 3500 条释义元词集^{[9]290}。在此基础上,随着释义对象和释义内容的扩大、加深,若增加几百条词语,就是 4000 左右的数量。

释义元语言最重要的功能特点是它的通用性、简明性,具有较高的语义透明度。张志毅先生认为:“学习型词典应该严格控制释义用的工具词条数目,运用元语言理论,使用一定数量的常用词来释义,会使释义通俗易懂,学习者能轻松地读懂词典中的释义。”^{[6]231}从很多词典释义细节上,可以感受到编写者在实践中为落实这一编写理念付出的努力。

“骨头”一词,《现汉》的一个义项释为:人和

^①据对语素功能状况的一项调查,以《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 2500 个一级常用字和 1000 个二级常用字为范围,以“一般情况下能否单用”作为标准,最后确定汉语常用不成词语素 1860 个,汉语常用词语素 2058 个。参见金立《汉语常用字中的不成词语素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 第 3 期)。

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根据形状的不同,分为长骨、短骨、扁骨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只有“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这一内容,不涉及骨头的成分和形状分类,没有使用“碳酸钙”“磷酸钙”“长骨”“短骨”“扁骨”这些概念^①。

再如单音节条目的“果”,其中一个名词义项,《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释作:植物成熟后结出的带有种子的东西,大多可以食用。《现汉》“果”的名词义,见于复合词“果实”:植物体的一部分,花受精后,子房逐渐长大,成为果实。可分为真果、假果,也可分为单果、复果、聚合果。有些果实可供食用。

元语言的释义原则要求对释义词语进行控制,充分照顾到普通学员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把握好释义的深浅,针对性地执行释义任务。相比之下,《现汉》的“果”(果实)强调了词语百科性厚度,使用了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也很难理解的大量学科术语。元语言释义的学习词典,不能采用这样的释义策略。兹古斯塔有句名言:词项的释义应是“对说这种语言的普通人相关的东西,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感知的特点”^{[10]348}。元语言释词带有柔性、自然的强制力,是贯彻这种通用、简明的释义原则的最佳选择。

(二)坚持共时、通用原则,“当代”词典要展现“当代”面貌

学习词典在释义上理应侧重共时性、通用性、时代性。汉语词汇语义的复杂在于它层叠的历史积淀,特别是单字条目。作为学习型词典,其时代性、实用性主要体现在词目选择和义项设置等方面,特别是义项的设置。

如“帆”字条,《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仅设一个义项:挂在船上直立的高杆上的大块布,利用风力使船前进。没有设立《现汉》等一般语文词典设立的义项“指帆船”。“否”字条下不取“否”的 pǐ 音。该读音仅用于“臧否”“否极泰来”等词语,后者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里的频序号为 47784,“臧否”见于“臧否人物”,频序号为 53542,都是现代汉语中比较罕用的词语。

“诽谤”的“诽”,《现汉》释为“毁谤”,《规范

词典》释“诽”为“说别人的坏话”。但古汉语中这一意义的“诽”仅用于“诽谤”和“腹诽”等一二例合成词,所以《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直接收录“诽谤”,“诽”字不予单独出条立目。“兵”字这一条目,词典在名词标注下有三个义项:①军人;军队。②军队中的最基层成员。③指军事或战争。“兵”的义项组里没有一般词典中所列的“兵器”(或“武器”),很多语文词典都把它列为第一义项,这是“兵”的本义,但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里被“屏蔽”了。

有些单义项词语,词典对某些内容进行了“过滤”。“夫人”,《现汉》释作: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夫人,后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排除了其中的历史内容,径释为:对他人妻子的尊称。后面补充一用法提示:多用于社交或外交场合。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所表现出的当代性,既有“推陈”,也有“出新”,词语的收释上可见对新词新义的细致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语文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通过词语一些新增义项、新的用法的收释,作出积极回应。如《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收录的“友”,有一义项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这个意义的“友”是近年来的新用法,(《现汉》和《规范词典》未收录此义)可组成一大批新词语,如词典所举:酒~、诗~、球~、票~、网~、书~,等等。此外,我们可联想到的常见的还有:驴友、牌友、股友、车友、麻友、校友、舞友、钓友、影友、邮友,等等。形形色色的“~友”体现出人们业余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当代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

再如“电子”一词的属性词用法。该词构成大量复合词,如:电子版、电子表、电子秤、电子词典、电子计算机、电子琴、电子货币,等等。反观《现汉》该条释义:构成原子的粒子之一,质量极小,带负电,在原子中围绕原子核旋转。《规范词典》的释义与《现汉》近似。这些复合词中的“电

^①《朗文英语在线词典》<https://www.ldoceonline.com/>“骨头”一条释义可供参考:bone one of the hard parts that together form the frame of a human, animal, or fish body. 可大致译为:构成支撑人、动物和鱼类身体框架的一块块的坚硬物。

子”与构成原子的一种粒子的“电子”有何关系？复合词中的“电子”如果有意义，是什么意义？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设置了两个义项，义项①为属性词，义为：装有电子线路或电子器件的；跟计算机和互联网有关的。举例：~词典 | ~产品 | ~设备 | ~出版物 | ~显示屏 | ~阅览室 | 这块手表是~的 | 为了节约纸张，商家寄账单只寄~的 | 我不需要打印件，发给我~的版本就行。

(三) 释义追求精细入微，准确把握被释词语的语义特征

关于词典的释义，张志毅先生曾提出一系列对原则和操作方法的阐述。他曾指出：给词释义，不只是解释概念，还要给出可感的最显著语义特征^{[6]218}。

动作动词“踩”是一个释义的难点。《现汉》第5版释作“脚底接触地面或物体”，第6版和第7版增加了“脚底在物体上向下用力”一义，用分号与原有部分分开。有学者指出这一修订并不成功，大量用法表明“踩”这一动作很多情景下并无“用力”的意思^①。据安华林的研究，“踩”一类词属于“释义基元词”，即在解释字词意义方面“处于基础地位而且数量有限的词”。安华林提出语义分解法和语境举例法相结合的释义方法^[11]。如“踩”，语义分解结果如下：踩^动[+动作，+用脚接触，+脚底放在地面和物体上，+有一定重量或用力量]。

语义分解法和语境举例法为这类基元词性质的词语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把“踩”分成两个义项：①脚底向下接触地面或其他物体。以下举11个例子。②脚底接触物体向下用力。举例：~单车 | ~水车 | ~油门 | 杂技演员~着独轮车上场了 | 他会~水，但不怎么会游泳。相比较发现，最大的区别在于，“踩”被分成两个义位，义项①的动作没有主动用力的意思，如：~着前人的脚印 | 把群山~在脚下 | 这冰一~就裂 | 小心别~着泥 | 有人~了我一脚 | 他不小心~了一脚泥 | 花坛里的花被人~得乱七八糟 | 光脚~在软软的沙滩上可舒服了 | ~在雪上，发出轻微的声音 | 他一脚~空，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 赶紧把碎玻璃扫干净，小心别让人~到。这些例句配置得很恰当，把“踩”的两种用

法通过拉远义位分辨清楚了。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特别注意从对事物的常规认知和语言使用习惯上提取词语的语义特征。如“成绩”，《现汉》释为：工作或学习的收获。举例：学习~ | ~优秀 | 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规范词典》释为：工作、学习等所获得的结果、成果。举例：~很好 | 突出的~。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分成两个义项：①工作或学习的收获。举例：学习~ | 优异的~ | 他工作很努力，~也很大 | 他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②指竞赛或考试的分数。举例：高考~ | 考试~ | 比赛~ | 公布~ | ~通知单 | 英语~什么时候出来？这次我们班语文的平均~在全校最高。义项②的设置和解释，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们一生中，从我们自己到孩子，都在跟这个“成绩”打交道，一直心心念念地关心着自己的、孩子的成绩，“成绩”就是学生的“分数”，不管什么样的分数，但在语文词典里这个意义上的“成绩”却没得到应有的安置。

(四) 词语辨析绵密，提示丰富、实用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收词6683个，辨析有990组，每组多数为两个辨析单位，少数3到4个，按每组两个计算，涉及辨析词语近2000个，占总词目的三分之一。辨析词语很大一部分是近义词，也有一部分是使用和理解上易混淆的词。

词语辨析部分的安排，丰富、强化了释义的容量和释义力度。有些语义相近的词语，一般词典的释义对它们的不同没有反映，如“差异—差别”一组。《现汉》释“差别”：形式或内容上的不同。释“差异”：差别；不相同的地方。以“差别”释差异，等于把二者看作语义等值的两个词。仅从释义上学习者很难了解它们的不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差别”释为：事物之间不相同的方面。“差异—差别”辨析组指出：“差异”强调各有自己的特点，没有好坏、高低的区分；“差别”常指被比较的对象存在好坏、高低等不同，常用作动词修饰

^①张博分析了《现汉》第6版对“踩”的释义修订结果。第6版修订把第5版的“脚底接触地面或物体”在“接触”前加了“用力地”一修饰成分，但动作“踩”不一定有“用力”这一特征。如第6版“踩”的举例：当心踩坏了庄稼 | 妹妹踩在凳子上贴窗花。参见张博《〈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修订的类型及特征》（《中国语文》，2013年第2期）。

语。这一辨析的结果,我们可从语言事实中求得验证,例如一则新闻报道说“诸暨推行厂区生产、生活用电分离,差别用电”,这里只能用“差别”。生产用电收费高而生活用电比较便宜,存在价格高低的不同,所以才有“差别”用电的问题。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设有“提示”一栏,按照“出版说明”,其内容涉及词形、字音、语义、语体、搭配、新词新义、新用法、文化信息等,可以看作是条目释义的一个部分。《现汉》也使用“注意”的格式对上述有关内容作出提示,但《现汉》中语义和用法类“提示”全部只有100多条,《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仅字母A和B两部分387个词条就有“提示”102条。

词典的各条提示,配合条目的释义内容,针对用户的学习难点,把学习者需要特别注意的语义和用法问题进行聚焦处理。如“把”的介词用法的前5个义项的用法提示,是一篇长达600多字的分析说明,针对各种情况下“把”的引进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词典跟踪到的某些词语的新义新用,把它们放在提示里解决。如“保守”一词,《现汉》两个义项,一是“保持使不失去”。一是“维持现状,不求改进;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多指思想)”。

但“保守”还有一项常见用法,例如:同事曾给她保守地算过一笔账,作为一线接警员,十几年她总共接了70多万个报警电话|从目前疫苗的生产及供给能力看,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保守地估计至少也需要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邦科技谈猪价:保守预计明年均价维持在22—24元/公斤|如今发展花卉产业,每亩地收入保守算能到七八千元|患者高龄,手术的开展有很大风险,但相对于保守治疗,术后可以早期活动。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没有给“保守”上述用法立一新义项,但在“提示”里作了说明:“保守”有时表示“不大胆;不过头”。举例:~地估计,这个城市能有上百家超市|~地说,这家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在15万元以上。

语料反映,“保守”在这一意义上的用法已不为罕见,现在所有的语文词典都没有关于“保守”一词这一用法的解释,《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提

示对一般语文词典的修订颇有参考价值,不能忽略“保守”这一常见、通用并稳定下来的用法。

词典对词义内容的发展变化也有及时提示。如“拨打”。我们在打电话时经常听到的一句提示音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或请不要挂机,你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拨打”,《现汉》释为“打(电话)”。《规范词典》释为“按照电话号码,拨动话机上的号码盘,或按数字键打电话”。《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基本与《规范词典》相同:“拨动电话机上的号码盘或按动数字键打电话。”在“拨打”条目下,词典加了一条提示:最早的电话需要摇动手柄输入号码。后来电话机的输入装置改为转盘,把手指插入转盘上对应数字的圆孔拨动转盘输入号码,叫作拨打。现在的电话机和手机多采用按键或虚拟按键,用手指按键输入号码,仍叫拨打。这段文字说明了“拨打”的理据,反映了语言的初始意义沉淀在词语中的现象。在《当代汉语学习词典》“拨”的义项中也有相应的解释相配合:(拨)原指按照要通话的电话号码,拨动电话机上的拨号盘,现也指按下电话机、手机上的数字键。举例如:重~|直~|~打长途|~通热线|只能接听,不能~出|打长途要先~区号|打外线时要先~“0”|这个号~了好几遍都没有人接|只要~一个电话过去,他们就会送货上门。

除符淮青、张万起主编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现汉》和《规范词典》的“拨”字下都没有这样一个义项,也没有关于“拨打”一词理据的提示。

三、《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优化空间

这部饶有特色的学习词典,可称道处多多,但任何优秀的辞书产品,尤其作为一部创新型辞书产品,也必然有着进一步打磨完善的空间。

词典开头的出版说明介绍了词典的几项编写原则,其中一项是“元少”,即“释义用词较少,不超过4233个元语言”。但正如词典凡例所说明的,参与辨析的有些词语并未作为词目收录。如“融化”条下的“溶化—熔化—融化”一组,“溶化”和“熔化”词典皆未收录。

这种情况还见于多处。辨析部分高频使用的“侧重”一词,就未见收录。“粗暴”一条释义用了

“鲁莽暴躁”，其下的“粗鲁—粗暴”一组辨析也用了“鲁莽”“暴躁”，但这两个词该词典都没有收录。

“绝”的一形容词义项“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赶上的”，举例有“绝技”“绝艺”等。但“绝技”“绝艺”词典都未出条，“技”和“艺”也未单出单字条目，“绝技”和“绝艺”是什么意思，恐怕不是多数二语学习者能猜得出的。

“汽油”一条释义：石油经过加工得到的产品，易挥发和燃烧，用作内燃机的燃料和油漆等的溶剂。下面划线的词都未收录。再如“石油”条释义：“从地下深井开采出来的较稠的黑褐色液体，可提炼出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和多种化工原料。”释义中划线的词语也都未收。

词典在词语的释义，包括辨析、提示以及条目安排等方面，还有一些细节的、技术上的疏忽。如“电脑”一条释义：指电子计算机，一种由电子元件和其他设备构成的自动计算装置，可以快速精确地对数据和信息进行运算和处理。该条后面的词语辨析部分为：计算机—电脑，并提示“计算机”是正式名称，“电脑”是俗称。“电子计算机”没有立条，再看“计算机”，又另作了释义：“一种能运算的机器，新式的计算机由电子元件组装而成，可以快速、准确地存储、更改、查找、管理信息、数据等；计算机（举例略）≈电脑”。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电脑”与“计算机”是“俗称”与“正式名称”的关系，为何又各自作了大同小异的释义？孰是主条？孰是副条？“电脑”的释义使用的是“电子计算机”，辨析所列的辨析词目却是“电脑—计算机”，而“计算机”条目中也没再出现“电脑”条目释义中使用的“电子计算机”这一名称。

这部词典的编写，据编者介绍，充分利用了海量的平衡语料库，今后的修订仍然需要当代信息技术给我们提供的这一方便，解决好某些让人“拿不准”问题。如“历来—向来—从来”一组，辨析认为“历来”一般不用于否定式，这是与“向来”和“从来”的最大区别。但语料对于“历来”现今实际用法的调查显示，这一结论似乎不能成立了。“历来”跟否定形式的用例已属常见，例如：

(1)邓小平同志多次重申：“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

(2)广州本田历来不主张打价格战，而要打价值战。

(3)这里历来不产大米，至今没有吃大米的习惯。

(4)我历来不信鬼神，对鬼神之事一窍不通。

(5)市场的趋势历来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来”与“向来”和“从来”一组近义词，若有区别，应该另有说法，不一定表现在肯定否定形式的使用上。

有的个别词语的释义，可能没有注意到《现汉》等词典的某些偏误，在处理时也受到影响。“地下”一词，《现汉》有一义项为属性词，义为秘密活动的；不公开的。其举例：~党 | ~工作 | 转入~。属性词又叫非谓形容词，只能作修饰成分或用于“是…的”框架。“转入地下”的“地下”不可能是属性词。符淮青主编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12]，“地下”分两个名词义项，其中一名词义项为“不公开的秘密状态”，举例有“被迫转入地下”，这样分析是比较合理可以接受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地下”，一义项为“不公开的；秘密的”，标注为属性词，举例却有“他们的交往从~变得公开了”“反对者的活动进入了~”。《现汉》中“属性词”的条目对这类词功能特征有明确界定，“转入地下”或“进入了地下”等说法，完全不符合属性词应有的表现。

志毅先生“理论演绎辞书”的主张已获得学界的普遍赞同，《当代汉语学习词典》就是他带头实践其词典编纂理论、编纂理念的一个优秀成果。词典在整体结构设计、词语的释义、配例和用法辨析等方面都有精彩表现，为编写一部新型的汉语学习词典提供了样板。当然，作为一个创新产品，还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但不影响它以自己的成功实践对推动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志毅先生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着手词典编纂的理论准备，可惜天不假年，他没能坚持到编写工作的最后一步，否则词典编撰事业会更多受益于他的指导。志毅先生曾指出：辞书大业，惠及天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是民族思想、科学、文

化和语言的结晶,是国运兴盛的标志^[13]。怀着为建设辞书强国做贡献的高远抱负,志毅先生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辞书事业中,在词汇学、词典学理论建设和词典编纂实践中付出了大量心血。词典出版了,我们好像还能听到他在举旗呼喊: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在建设辞书强国的征程中,有前辈的“道夫先路”,有几代辞书人的团结奋进,不懈努力,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树牢精品意识,一定会实现建成文化强国、辞书强国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 [1] 张志毅. 理念演绎辞书[J]. 辞书研究, 2007(5).
 [2] 张志毅. 当代汉语学习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3] 刘叔新. 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
 [4] 王力. 实用解字组词词典序[M] // 周士琦. 实用

解字组词词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 [5] 安华林. 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6] 张志毅, 张庆云. 理论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8] 李行健.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语文出版社, 2014.
 [9] 苏新春. 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0] 兹古斯塔. 词典学概论[M]. 林书武,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1] 安华林. 关于汉语释义基元词的界定问题[J]. 辞书研究, 2013(3).
 [12] 符准青, 张万起.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3] 张志毅. 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J]. 辞书研究, 2012(1).

Study on Zhang Zhiyi's Compilation Idea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QIU Zhiqun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mpiler's orient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is a dictionary for collecting the basic wor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t collects 6683 basic words commonly used in standard Chinese since the 1950s, most of which are monosyllabic words and polysyllabic ones, and the fewer of which are morphemes and phrases. Zhang Zhiyi always advocates "idea deducing the dictionary", and thinks that the constant renewal of ideas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ctionaries. With the guidance of advanced idea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carries out a positive and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compiling a new-type dictionary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model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earner's Dictionary*; Zhang Zhiyi; idea deducing the dictionary; entry word; morpheme; defini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